

再论我国虫白蜡利用的起源

杨 凯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 300353)

摘 要 古代文献中将虫白蜡与蜂白蜡通称为“白蜡”, 两者极易混淆, 对后人研究也造成了误导。邹树文曾经系统研究过我国虫白蜡利用的起源, 将其上溯至魏晋时期, 这对周密、李时珍等人传统的“宋元之际说”构成挑战。然而通过对文献中“白蜡”一词涵义的辨析, 综合其他各种证据, 则发现邹文的观点和结论存在很多问题。严格地讲, 在新的有力证据出现之前, 还是应该将我国虫白蜡利用的起源归在宋元之际。

关键词 虫蜡 蜜蜡 起源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224(2020)02-0152-11

蜜蜡(Beeswax), 又称蜂蜡, 古有黄、白之分, 是蜜蜂的分泌物; 虫蜡(*Cera chinensis*), 又称白蜡、虫白蜡, 是白蜡虫^①[*Ericerus pela*(Chavannes)]的分泌物。这两种蜡被广泛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虽然二者有本质的不同, 但在古人的记载之中却极易搞混。我国利用虫白蜡起源于何时, 人们曾经歧见纷纭。

李时珍(1518~1593)《本草纲目》云:“唐宋以前, 浇烛入药所用白蜡, 皆蜜蜡也。此虫白蜡, 则自元以来, 人始知之, 今则为日用物也。”^[2]龙村倪认为, 虽然“白蜡”一词在公元3世纪已经见于《名医别录》, 但目前文献之中有关白蜡虫养殖以及白蜡生产情形的记载仍以宋元之际《癸辛杂识》为最先。^[3]黄正建认为, 唐代的“蜡”, 就是指蜜蜡。^[4]这些观点都认为宋代以前人们所用之蜡皆为蜜蜡, 并没有利用或生产虫白蜡。

然而岑仲勉认为虫白蜡已经被唐人利用, 并被列为贡品。^[5]王星光、柴国生认为唐宋时期虫白蜡是照明材料中的佳品。^[6]邹树文《虫白蜡利用的起源》较早系统讨论了我国虫白蜡利用的起源时间, 认为应该将其上溯至魏晋时期。^[7]该文所举理由如下:

(1)《名医别录》云:“白蜡……生于蜜房木石之间。”^[8]“蜜房”一词是后人窜入, “木石之间”则可表明是蜡树之间。又因蜜蜡与白蜡分立两条, 主治亦各不同, 故可判定陶弘景(456~536)所谓“白蜡”是指虫白蜡。

(2)宋《本草图经》引用晋代张华(232~300)《博物志》云:

收稿日期: 2019-09-20; 修回日期: 2019-12-21

作者简介: 杨凯, 1993年生,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史、农业史。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生态环境史》”(项目编号: 13&ZD080)

① 白蜡虫的中文学名为白蜡蚧, 同翅目, 蜡蚧科, 是我国特有的一种资源昆虫。^[1]

远方诸山郡幽僻处出蜜。所著绝岩石壁,非攀援所及。惟于山顶篮舆,自垂挂下,遂得采取。蜂去余蜡著石,有鸟如雀,群飞来,啄之殆尽,至春蜂归如旧,人亦占护其处,谓之蜜塞。其鸟谓之灵雀。其蜜即今之石蜜也。^[9]

采蜡人自山顶缒绳而下,避蜂蛰尚不暇,怎能从容采蜡?又,蜂蜡并非鸟雀所喜食,而白蜡虫恰恰是鸟雀喜食的。故张华所说的“蜡”和“石蜜”都是指虫蜡。

(3)明代慎懋官(生卒年不详)曾对《本草纲目》中有关“虫白蜡”的表述提出质疑,认为历代本草误将虫白蜡认作蜜蜡。^[10]但是他的观点没有被人重视,李时珍的说法流行于世。

(4)宋人朱辅(生卒年不详)《溪蛮丛笑》载:“溪洞爱铜鼓,甚于金玉。模取鼓文,以蜡刻板印布,入靛缸渍染,名点蜡慢。”^[11]“蜡出山不经伪者,名光面作伪者杂以粟。”([11],4页)铜鼓文极为细致,若作蜡刻板模印,其坚度绝非蜂蜡可以达到。且此处的“粟”是指大米,更不可能掺入蜂蜡,只有在虫白蜡中才能作伪。《元和郡县志》中所载贡白蜡的郡州、凉州、唐林州与《太平寰宇记》中贡白蜡的贺州、福祿州,大抵就是《溪蛮丛笑》中所说的“溪洞”之地,应该都是指虫白蜡。

(5)宋元之际周密(1232~1298)《癸辛杂识》云:“江浙之地,旧无白蜡。十余年间,有道人自^①淮间带白蜡虫子来求售。”^[12]这说明最迟至宋末元初,人们开始利用虫白蜡——虽然在江浙一带出现较晚,但尚有自淮而来的走私,不能一概以为宋以前其他地方也没开始利用虫白蜡。

(6)考诸《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之中的土贡产品,或称“白蜡”,或称“黄蜡”,或只称“蜡”而不分黄白,说明唐宋时代知识分子对虫白蜡尚没有充分的认识。然而,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白蜡虫必然自古有之。

邹文影响广泛,一些学者很可能就是据此更正了自己原先的看法。^②但是笔者在研读史料后发现其中存在一些问题,故仅围绕该文展开讨论。如有舛谬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1 起源于魏晋时期之理由欠妥

1.1 《名医别录》中的“白蜡”并非虫蜡

翻检《神农本草经》,未见“白蜡”条,只见“蜜蜡”条:

味甘,微温。主治下痢脓血,补中,续绝命,金创,益气,不饥,耐老。生武都山谷。^[18]

《名医别录》将蜜蜡与白蜡分立两条。分别是:

① 此处另有版本“自”作“至”。^[13]笔者按:联系全文及相关史实来看,此处应采用“自”。

② 如龙村倪后来又发表文章,更改补充了自己原先对虫白蜡利用起源时间的观点:“公元3世纪前后白蜡虫收蜡之记载(笔者按:应指《名医别录》“白蜡”条),尚为天然产出而非养殖采收者。”^[14]王辅先前认为,在宋代我国人民开始对白蜡虫进行了仔细观察、饲养、繁殖并且利用^[15],后来可能采用了邹树文的说法,认为应该将此推前至汉魏时期。^[16]其他采纳邹先生观点的还有张长海、刘化琴等人^[17],不具列。

蜜蜡,无毒。

白蜡,治久泄瀉后重见白脓,补绝伤,利小儿。久服轻身,不饥。生武都,生于蜜房木石间。^[8]

将这两处记载互相对比,可以发现:虽然《名医别录》将蜜蜡、白蜡分立两条,但是其“白蜡”条与《神农本草经》的“蜜蜡”条中的主治功能有很多相似之处,且此“白蜡”的出产地武都^①自汉代以来就一直是蜂蜡、蜂蜜和蜂子的丰产区([18],83~85页)。这些迹象表明此“白蜡”可能是蜜蜡的一种。

白蜡虫原产于我国的云贵高原,现在多集中在乌蒙山、大凉山、武当山、大巴山、大娄山、武陵山一带,并以此为中心呈“匚”字向东、南扩展,向西北则逐渐减少。就植被区划而言,大体分布在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地区。^②虽说古今气候、植被等诸生态条件有较大的不同,但是武都地区应该并不在适宜白蜡虫生存的地理范围内。

邹先生认为,《名医别录》所谓“白蜡……生于蜜房木石间”,“蜜房”二字当是后人窜入的衍字,而“木石间”恰说明此乃虫蜡缠积的蜡树。但是这样又无法解释“石”字从何而来?虫蜡从不会附着在石头上,难道“石”也是衍字?反过来,若依照陶弘景原意,这句话则连贯通顺得多。因蜂房既可能结在树木上,又可能出现在崖石上,所以古人有“木蜜”、“崖蜜”之分^③，“生于蜜房木石间”也是常见的事情。

另外,邹先生认为,明代刘文泰(生卒年不详)《本草品汇精要》对《名医别录》“白蜡”条的注释不提陶弘景之名,又故意略去“生武都,生于蜜房木石间”诸字,是暗驳陶弘景之意,意在表明“白蜡即虫蜡”。然而笔者细读史料发现并非如此。刘文泰注释中已然标明其语引自苏颂《本草图经》,并不代表他的态度^[22]。而苏颂也并没有略去这几个字,只是将其移到后面:

蜡、白蜡,生武都山谷,出于蜜房木石间,今处处有之,而宣、歙、唐、邓、伊洛间尤多。^[9]

退一步讲,假如《名医别录》中“蜜蜡”、“白蜡”分指蜂蜡与虫蜡,那后世的本草著作在了解虫蜡之后理应辨明之。但奇怪的是,就以我国古代总结性的药物学著作《本草纲目》来说,此书订正了许多历代沿袭的错误,且明代虫白蜡早已为人们所了解,何以不纠正陶弘景的这一错误,反而几乎照搬其说?([2],2222页)

实际上,李时珍明确指出了蜂白蜡与虫白蜡的区别,正可用来回应邹文中的“质疑”:

蜡乃蜜脾底也。取蜜后炼过,滤入水中,候凝取之,色黄者俗名黄蜡,煎炼极净色白者为白蜡,非新则白而久则黄也。与今时所用虫造白蜡不同。([2],2221页)

① 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置武都郡,其治所为武都县(今甘肃西和县西南)。东汉时武都郡移治下辨道(今甘肃成县西),北魏时移治石门(今甘肃武都东南),隋开皇初郡废。^[19]

② 参见柯治国《白蜡虫的分布与生态因子的分析》^[20]。另外,有学者认为,由于生态环境的作用,在白蜡虫的生产史上自然地形成了两个主产区,分别是金沙江下游地带(包括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昭通以及贵州威宁一带)和四川盆地、湖南芷江一带。([16],42页)若按省份来看,现在白蜡虫分布于陕西、江苏、浙江、江西、湖北、云南、广东、四川、贵州、福建、广西、湖南。^[21]笔者按:上述这些地理范围都不包括古代的武都地区。

③ 有关古代“崖蜜”、“木蜜”的说法,可以参见《本草拾遗辑释》^[23]及《唐·新修本草(辑复本)》^[24]。

其后新附“虫白蜡”条云:

甘,温,无毒。生肌止血定痛,补虚续筋接骨。入丸散服,杀瘵虫。^[2]

而蜂白蜡的主治功能是:

疗人泄瀉后重见白脓,补绝伤,利小儿,久服轻身不饥。([2],2221 页)

由此能看出,《神农本草经》中“蜜蜡”与《名医别录》中“白蜡”的主治功能十分接近,而《本草纲目》中“蜂白蜡”与《名医别录》中的“白蜡”也有较多相似之处,可以推测《名医别录》中的“白蜡”就是指蜂白蜡,而非虫白蜡。再对比《本草纲目》中的“虫白蜡”与“蜂白蜡”,则发现二者差别甚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物质,不能混为一谈。

1.2 晋代张华《博物志》中的“石蜜”亦非虫蜡

张华有关“石蜜”的叙述,今人看来难以置信——采蜡者自悬崖绝壁垂绳而下,命悬一线,又有蜂群狂蛰,如何从容采蜡?然而恰有唐代顾况(生卒年不详)《采蜡一章》生动描述了类似情景,为此提供了例证:

采蜡,怨奢也。荒岩之间,有以纆蒙其身,腰藤造险。及有群蜂肆毒,哀呼不应,则上舍藤而下沉壑。^[25]

另外,如果张华所言是蜜蜡,为什么会招来鸟雀啄食?事实上,生物界中有专食蜂类的鸟。引文中的“灵雀”应为蜂虎,属鸟纲,蜂虎科,俗称食蜂鸟,觅食昆虫,尤嗜蜂类。^[26]此鸟为夏候鸟,秋季会在较暖的地方过冬,春季则飞到北方。天敌既去,蜜蜂又重返蜂巢,所以才有“至春蜂归如旧”的描述。

我国古代对于蜂虎的记载也绝不止此一例。据法国希勒格(Gustave Schlegel,生卒年不详)考证,唐代的所谓“鸢蜂”,很可能就是由蜂虎想象而来。^[27]李时珍《本草纲目》也提到:

陈藏器所谓灵雀者,小鸟也。一名蜜母,黑色。正月则至岩石间寻求安处,群蜂随之也。南方有之。([2],2218 页)

邹先生根据《图经本草》引张华《博物志》“蜂去余蜡着石”一语,怀疑“蜂去”其实就没有蜂。但该文还有另一个更早的版本,是从《太平御览》辑出来的,谓:“蜂遂去不还,余窠及蜡着石不尽者。”^[28]笔者认为,这两种版本皆出自北宋时代,《图经本草》引文可能有字句上的缩略。若将这句话理解为蜜蜡存在于蜂巢之中,蜂巢附着在岩石上,语意通顺,符合常理。如果是虫蜡,本应该缠绕在蜡树上,又怎么会附着在岩石上呢?所以,经过上述分析,笔者的结论是,邹先生对张华《博物志》中“石蜜”的判断存在误差,实际上此“石蜜”并非虫白蜡。

1.3 慎懋官的“质疑”未必可信

邹先生认为前引慎懋官语是质疑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入元始有虫蜡”说的有力尝试。然而细读这句话可以感受到,虽然慎懋官认为《本草纲目》之中混淆蜂蜡与虫白蜡,但是紧跟着一句“抑岂医家所用者或然欤?”^[10]译成白话文就是“难道医家所用的(白蜡)或许就是这样?”语气中明显透露出犹疑与不确定。

为了推断慎懋官的“质疑”的可靠性,我们需要对该文献的性质与特点有所了解。慎懋官著《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12 卷,被《四库全书总目》列入杂家类存目,其书“或剽取旧说,或参以己语,或标出典,或不标出典,真伪杂糅,诂订无绪。”([29],卷 130,1114 页)

可以看出,也许他的“质疑”并非被李时珍的光芒所掩盖,而恰是因严谨程度不高,才未被后人重视。他所生活的明代,白蜡虫已经在川滇、湖广、江浙等地出现养殖^[14],但若因此怀疑前代医家全将虫白蜡误认为蜂蜡,是不是以今论古呢?

1.4 《溪蛮丛笑》中所记之蜡可能不是虫蜡

各种考古实物证据表明,我国古代蜡染工艺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以前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30],邹先生援引的《溪蛮丛笑》一书,记载的也是沅水中上游及其支流地区的苗、侗、瑶等民族的相关史实。^[31]但这些地区的蜡染工艺所用之蜡是否一定为虫白蜡?可能需要进一步考证。诚如邹先生所言,虫白蜡坚度胜于蜂蜡,但这并不能成为判定蜡染刻板为虫白蜡的绝对理由。事实上,蜡染刻板并不以坚度为选择标准,在实际操作中,人们考虑更多的是蜡刻板的黏性,如此看来蜂蜡更胜一筹。即便以铜鼓文之细致,也不必非用虫蜡刻板,反而恰恰是精细纹样的蜡染工艺才用蜂蜡。^[32]

在今日,苗族地区养蜂制蜡还是十分盛行,其蜡染工艺的防染材料“最常使用的是石蜡和蜂蜡。”([32],21 页)苗族地区蜡染工艺自远古流传至今,仍以蜂蜡和石蜡为主要材料,而不以虫白蜡为主要材料,至少说明邹先生的推断值得重新考究。另外,蜂蜡经漂白后外形与虫白蜡相似^[33],其中掺入大米作伪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所以邹先生的怀疑可以得到解释。

2 起源于宋元之际的佐证

2.1 宋以前古人所用之蜡多为蜜蜡

诚如邹先生所言,宋以前劳动人民对虫白蜡“虽知而不能言”,恃之为生的人不肯外露,而多数知识分子又不会亲自参与劳动实践,故而导致虫白蜡的利用于文献无征。笔者也认为,这是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但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假设宋代之前已经有虫白蜡,它的应用情况是怎么样的?与另外两种替代品——蜜蜡、石蜡之关系是怎样的?

毋庸置疑的一点是,宋以前古人对蜜蜡的应用是非常普遍的。此期文献中常常出现的“黄蜡”皆指蜜蜡,自不必说;就连往往被今人误认为虫白蜡的所谓“白蜡”,也是蜜蜡的一种:

白蜡……蜂皆先以此为蜜跖,煎蜜亦得之。初时极香软,人更煮炼,或加少醋酒,便黄赤,以作烛色为好。今药家皆应用白蜡,但取削之,于夏月曝百日许自然白;卒用之,亦可烱内水中十余过亦白。([24],402 页)

当时的“白蜡”实由蜜蜡曝晒或漂白而来,无论作药用还是日常生活之用,都是寻常之物。又,《备急千金要方》云:“蜜蜡……此即今所用蜡也。”([34],卷26,570 页)唐贾公彦(生卒年不详)曰:“以苇为中心,以布缠之,饴蜜灌之,若今蜡烛。”^[35]所谓“今药家皆应用”、“此即今所用”、“若今蜡烛”,语气竟是这样肯定。博学严谨如苏敬(599~647)、孙思邈(约581~682)、贾公彦等人,何以一点也不知虫白蜡,而用这样的语气一言以蔽之?

除此之外,因蜜蜡具有较好的粘稠性、延展性与可塑性,凝固以后空气和水分难以透过,可以达到封闭空间的效果,古人常用其密封器物或传信。晋代葛洪(284~364)《神仙传》云:“有十二玉壶,皆以腊(蜡)密封其口。”^[36]虽然此书多记述神仙之事,存在很多虚

渺难信之处,但这句话透露出了重要的信息——时人已经用蜜蜡密封器物。唐代,人们用蜜蜡密封箫管的底部。《通典》云:“箫,编竹有底。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长则浊,短则清。以蜜蜡实其底而增减之,则和。”([37],卷144,3681页)贮藏药物时,以蜜蜡密封也是绝佳的选择。《备急千金要方·药藏》云:“其丸散以瓷器贮,密(蜜)蜡封之,勿令泄气,则三十年不坏。”([34],卷1,20页)

考诸文献可知,军用蜡丸最早出现于唐代。^[38]时人以蜜蜡制成蜡丸(又称蜜丸),再将纸帛等书信藏入其中,以防止泄密,方便传递。由于此法保密性好,简便易行,故常用在行军打仗的过程中,甚至用这种方法传诏。《新唐书·李澄传》载:“兴元元年,澄遣卢融间道奉表诣行在。德宗嘉之,署帛诏内密(蜜)丸,授澄刑部尚书、汴滑节度使,澄未即宣,乃先勒训士马。”([39],卷141,4658页)

我国传统失蜡铸造法的蜡料包括蜜蜡、虫白蜡、石蜡、松香和植物油(或牛油、羊油),根据气候状况以不同配比制成。利用蜡料的良好塑性,铸造工匠将其制成各种形态的蜡模。^[40]蜜蜡有较为良好的可塑性与热流动性,能够一定程度上克服松香的粘性和脆性。^[41]有学者考证得出,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已经具备包括蜜蜡供应在内的失蜡法产生的物质条件。^[42]日本学者吉田光邦在研究我国传统失蜡铸造工艺时指出:“如果假定蜡型是使用像现在的蜜蜡,那么,在这种情形下,蜜蜡的大量供给立刻成为问题。因此,蜜蜡的供给来源,同时会成为关于铸造技术发展的一个指标。”^[43]

蜜印,又称蜜章、蜡印,是用蜜蜡依照本官印形制制成的殉葬专用印章。^[44]官员死后追赠官爵,赐给蜡印,示不复用。^[45]蜜印自魏晋时代开始流行,《晋书·山涛传》载:山涛以太康四年薨,诏赐“蜜印青朱绶”([46],卷43,1227页)《晋书·陶侃传》中亦有:“今遣兼鸿胪追赠大司马,假蜜章,祠以太牢。”([46],卷66,1778页)唐代,赠爵赐蜜印进一步制度化。《通典》云:“凡赠官,通以蜡印而画绶。”([37],卷135,3468页)《新唐书·礼乐志》:“妃主以内侍为使,赠者以蜡印画绶。”([39],卷20,442页)

华觉明对此提了疑问:一般随葬所用器物多为铅制、陶制,为什么只有印章是蜜蜡所制?有一种解释就是,时人印玺本来就是由蜜蜡作模铸造而成。^[47]实际上,唐代除了御宝为“白玉螭虎钮”,至于官印则无论品位高下,一律皆用铜印。上至品位最高的“中书省之印”(故宫博物院馆藏),下至品位很低的县令之印,如“宜春县印”(安徽贵池出土),均为铜制。^[48]《宋史·舆服制》云:“唐制,诸司皆用铜印,宋因之。”^[49]铸印之法有翻砂和拔蜡两种,如为拔蜡则需模具。那么模具有没有可能是蜡制的呢?既然唐人可以用蜡制模具铸造铜钱、铜佛像^①,那么以蜡制模具铸造铜印应该也具备技术上的条件。故华觉明的观点很可能是成立的。

综上所述,宋代以前,蜡在制烛、和药、密封、传信、铸造、制印等诸多社会生活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且基本可以确定蜡的种类以蜜蜡为主。尽管当时蜜蜡较为难得,但在奢侈

① 《唐会要》引郑虔《会粹》云:“(欧阳)询初进螭样。自文德皇后掐一甲迹,故钱上有掐文。”^[51]笔者按:“螭”是“蜡”字的另一种写法,蜡样应该就是铸钱所用的蜡模。至于以蜡制模具铸造铜佛像的案例,可以参见赵瑞廷《唐代莲花手菩萨金铜佛像制作工艺探讨》^[52]、谭德睿《董钦造鎏金铜佛坛——小型佛教群雕的精品》^[53]等。

之风蔓延的东京开封城,每逢七夕之时,“禁中及贵家与士庶为时物追陪。又以黄蜡铸为凫雁、鸳鸯、鸂鶒、龟鱼之类,彩画金缕,谓之‘水上浮’。”^[50]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至迟在南宋时期^①,人们已经开始使用从石油中提炼出来的石蜡,称其为“石烛”。南宋陆游(1125~1210)《老学庵笔记》卷5云:

宋白《石烛诗》云:“但喜明如烛,何嫌色似薰。”烛出延安,予在南郑数见之,其坚如石,照席极明,亦有泪如蜡,而烟浓,能熏汗帷幕衣服,故西人亦不贵之。^[55]

古代石油提炼技术水平有限,所制石蜡色黑、烟浓,会污染室内环境,使用效果明显不如蜜蜡,并非理想的照明材料,有人甚至干脆用来做墨。^[56]宋以前关于石蜡的文献记载极少,我们难以探知更多细节,但可以推想其使用的普遍程度应不及蜜蜡。

2.2 宋以前未见有关虫白蜡的明确记载

至于虫白蜡,笔者未见宋代以前的历史文献中有明确记载。检索各种数据库,查阅此期“鸟兽虫鱼草木”之学^②著作如《埤雅》、《通志·昆虫草木略》、《尔雅翼》等,以及专记西南、岭南等地动植物资源的《益部方物略记》、《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等等,皆未见述。

王星光、柴国生只援引唐代岑参(715~770)诗《送张献心充副使归河西杂句》中的“玉瓶素蚁蜡酒香,金鞭白马紫游缰”,以为唐代使用虫白蜡的证据(虫白蜡又称蚁蜡)^[6],这样的解读也值得商榷。诗句中“素蚁”和“蜡酒”皆是诗赋中特定的意象。“素蚁”的含义是“酒膏上浮若蚁”,用以指代美酒。《酒赋》云:“或云沸潮涌,或素蚁浮萍。”^[57]而“蜡酒”亦作“腊酒”,是指农历腊月所酿之酒。^③若强行断句为“蚁蜡”,则全句语意不顺,恐怕欠妥。

有人认为《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中所载土贡白蜡是指虫白蜡^④,但也有与之不同的看法^⑤,姑且存疑。在历史研究中,证其有则易,证其无则难,囿于史料的局限,我们只能探知部分史实。因此本文只能做出保守的估计,而不能武断地认为宋以前的古代社会中一定不存在虫蜡。

诚然,白蜡虫早已有之,先民也很可能早就开始利用虫白蜡,但为什么不见于宋以前文献的记载?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1562~1633)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其《农政全书》卷38云:

玄扈先生曰:女贞之为白蜡,胜国(引者按:指元朝)以前,略无记载,今则遍东南

① 五代时期有一则史料颇值得注意,令人怀疑其中所记也是“石烛”的一种。但由于书中未明言,不敢遽定,暂记于此以备考据。《开元天宝遗事》“妖烛”条:“宁王好声色,有人献烛百炬,似蜡而腻,似脂而硬,不知何物所造也。每至夜筵,宾妓间作,酒酣作狂,其烛则昏昏然,如物所掩;罢则复明也矣,莫测其怪也。”^[54]笔者以为,此“妖烛”的“腻”、“硬”的物理属性极似石蜡,而“昏昏然,如物所掩”可能是石蜡燃烧时浓重的烟灰所致。

② 又称“古典生物学”,参见罗桂环《宋代的“鸟兽草木”之学》。^[58]

③ 参见(唐)岑参撰、廖立笺注《岑嘉州诗笺注》。^[59]笔者按:“腊酒”是唐代酒文化中常见的意象,相关内容可以参阅杜浩《唐代文学中酒文化的传播研究》。^[60]

④ 岑仲勉持这种观点,但是并没有说出根据。^[5]

⑤ 美国学者薛爱华依据夏德和柔克义文章《赵汝括〈诸蕃志〉所记载十二、十三世纪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贸易关系》,认为安南白蜡(即峰州与福禄州贡品白蜡)就是晒白的蜜蜡。^[61]

诸省皆有之。向尝疑焉:以为古人著书,未暇远征遐僻耳,非果昔无今有也。然见婺州人言,彼中放蜡,不过二十年;吴兴人言,不过十许年;即余邑,五年前亦无人知此……^[62]

又云:

种女贞树,取白蜡,其利济人,百倍他树。古来遂无人晓此。北魏贾思勰撰《齐民要术》,既不著女贞……藏器说女贞,亦言木蠹在叶中,卷叶如子,羽化为蚕,亦不知蚕之为蜡。至元人开局撰《农桑辑要》、王祯《农书》二书,是千年以来农家之衰然者,亦绝不及二物(引者按:“二物”指乌桕树与女贞树),又何望近代俗书也。([62], 1067 页)

徐光启以亲自调查和广泛文献考索的方式,尚未探知元代以前对虫白蜡的记载与传闻,又如何苛求于后世之人?^①而从上述议论中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囿于材料的局限,我国白蜡虫利用的起源很难追溯太远——宋元以前尚且证据单薄,遑论魏晋时期。

2.3 《癸辛杂识》有关虫白蜡的记载较为可信

周密,字公谨,号草窗,是宋元之际著名的学者,其著述具有较高的史学、文献价值,成为史、子、集三部文献典籍争相取材的重要来源。^[63]《癸辛杂识》是周密晚年的著作,该书在记录琐闻轶事和考证辩误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63]《四库总目提要》称其书:“遗文轶事可资考据者实多”。([29], 卷 141, 1201 页)

所谓“癸辛”,是杭州一个门巷的名字,周密曾经寓居于此,《癸辛杂识》就是在这里完成的。^[64]多年的居杭生活,为他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故而在描述江浙地方蓄养白蜡虫的状况时,才会细致入微:

江浙之地,旧无白蜡。十余年间,有道人自淮间带白蜡虫子来求售,状如小芡实,价以升计。其法以盆桤树桤字未详,树叶类茱萸叶,生水傍,可扞而活,三年成大树。每以芒种前,以黄草布作小囊,贮虫子十余枚,遍挂之树间。至五月,则每一子中出虫数百,细若蟻蠊,遗白粪于枝梗间,此即白蜡,则不复见矣。至八月中,始剥而取之,用沸汤煎之,即成蜡矣。其法如煎黄蜡同。又遗子于树枝间,初甚细,至来春则渐大,二三月仍收其子,如前法散育之。或闻细叶冬青树亦可用。其利甚博,与育蚕之利相上下。白蜡之价,比黄蜡常高数倍也。^[12]

举凡白蜡虫养殖、利用方法以至于市场信息的种种细节,详尽如斯。若无认真的观察、细密的材料搜罗和深厚的生活积淀,恐怕写不出这样的文字。虽然邹先生据此推断自淮而来的白蜡虫子应该有更早的养殖历史,但也没有列出证据。在更新更有力的证据出现之前,我们还是应该以宋元之际《癸辛杂识》为我国最早记载虫白蜡利用情况的文献。

3 结 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目前所掌握材料的辨析,笔者还是认同周密、李时珍的说法——宋

① 当然,即便是古人的亲自调查也不能无条件地轻信。正如石声汉指出的,若依书中所载吴兴人言论则又与宋末元初周密著作《癸辛杂识》中的记载不符。所以“元朝以前略无记载”、“宋元未有,近代始食其利”的论断又略嫌过于绝对。([62], 1080 页)

元之际,虫白蜡才为国人所利用。邹树文《虫白蜡利用的起源》一文中的基本观点及结论难以成立。古代文献中将虫白蜡与蜂白蜡概称为“白蜡”,极易混淆,对今人的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和不便,这就需要综合相关背景知识及文献,进行甄别与辨析。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热衷于将我国历史上某某技术的根源追溯到很远,以证明其领先于世界,然而这需要建立在扎实的史料批判的基础之上。利用不同学科不同类型的文献材料综合考察,可能会为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和突破。

致 谢 王利华、于赓哲教授和审稿专家给本文提出了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参 考 文 献

- 1 中国科学院中国动物志编辑委员会.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M]. 第22卷, 同翅目·蚧总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356.
- 2 李时珍. 本草纲目[M]. 卷39.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1. 2234.
- 3 龙村倪. 中国养殖白蜡虫的历史[J]. 历史月刊, 2001, 12: 167.
- 4 黄正建. 走进日常——唐代社会生活考论[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6. 219.
- 5 岑仲勉. 隋唐史[M]. 下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587.
- 6 王星光, 柴国生. 中国古代生物质能源的类型和利用略论[J]. 自然科学史研究, 2010, 29(4): 429.
- 7 邹树文. 虫白蜡利用的起源[C]//农史研究集刊. 第1册.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 83~92.
- 8 名医别录(辑校本)[M]. 陶弘景, 集. 尚志钧, 辑校. 卷1.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6. 76.
- 9 苏敬. 本草图经(辑校本)[M]. 尚志钧, 辑校. 卷14.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 467.
- 10 慎懋官. 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M]. 卷7.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万历九年刻本. 542.
- 11 朱辅. 溪蛮丛笑[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2.
- 12 周密. 癸辛杂识[M]. 续集下.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122.
- 13 周密. 癸辛杂识[M]. 续集下.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214.
- 14 龙村倪. 中国白蜡虫的养殖及白蜡的西传[J]. 中国农史, 2004, (4): 18.
- 15 王辅. 我国古代繁育白蜡虫的记载[J]. 昆虫知识, 1965, (3): 178.
- 16 王辅. 我国白蜡虫业的演变及其振兴战略[J]. 自然资源, 1992, (2): 38.
- 17 张长海, 刘化琴. 中国白蜡虫及白蜡生产技术[M].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7. 1.
- 18 尚志钧. 神农本草经校注[M]. 卷2.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8. 84.
- 19 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2. 141.
- 20 柯治国. 白蜡虫的分布与生态因子的分析[J]. 昆虫知识, 1981, (6): 257.
- 21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中国农业昆虫[M].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86. 352.
- 22 刘文泰. 本草品汇精要[M]. 卷29.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478~479.
- 23 尚志钧. 本草拾遗辑释[M]. 卷9.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415.
- 24 苏敬, 等. 唐·新修本草(辑复本)[M]. 尚志钧, 辑校. 卷16.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1. 401.
- 25 王启兴, 张虹. 顾况诗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19.
- 26 夏征农. 辞海(生物学分册)[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7. 958.
- 27 希勒格. 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M]. 冯承钧, 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87~90.
- 28 张华. 博物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77.
- 29 永瑤, 等.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30 王伟力. 蜡染艺术[M]. 贵阳: 贵州教育出版社, 1993. 16.

- 31 伍新福. 论评与考辨：史学研究论文集[C]. 长沙：岳麓书社，2013. 660.
- 32 贺琛. 苗族蜡染[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 69~70.
- 33 袁钟，图娅，彭泽邦，等. 中医辞海[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9. 465~466, 1170.
- 34 李景荣. 备急千金要方校释[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
- 35 周礼注疏[M]. 郑玄，注. 贾公彦，疏. 卷43.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420.
- 36 胡守为. 神仙传校释[M]. 卷3，北京：中华书局，2010. 93.
- 37 杜佑. 通典[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 38 孙方圆. 兵道尚诡——试说宋代的军用蜡丸[J]. 军事历史，2018，(2)：37.
- 39 欧阳脩，宋祁.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40 华觉明. 中西方失蜡法之同异——兼评“先秦不存在失蜡法”一说[J]. 考古，2010，(4)：87.
- 41 黄双修. 失蜡法铸造技术——我国古代冶铸史上的伟大创造[J]. 中国养蜂，2002，(4)：31.
- 42 华觉明，等. 中国冶铸史论集[C].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232.
- 43 吉田光邦. 《天工开物》的冶炼铸造技术[C]//天工开物研究论文集. 章熊，吴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73.
- 44 韩天衡. 中国篆刻大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23.
- 45 肖占鹏，董志广. 梁简文帝集校注4[M]. 卷15.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 1142.
- 46 房玄龄，等.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7 华觉明. 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M]. 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 544.
- 48 叶其峰. 古玺印通论[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202.
- 49 脱脱，等. 宋史[M]. 卷154. 北京：中华书局，1977. 3590.
- 50 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M]. 卷8.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151.
- 51 王溥. 唐会要[M]. 卷89. 北京：中华书局，1955. 1623.
- 52 赵瑞廷. 唐代莲花手菩萨金铜佛像制作工艺探讨[J]. 首都博物馆论丛，2015：320~334.
- 53 谭德睿. 董钦造鎏金铜佛坛——小型佛教群雕的精品[J]. 特种铸造及有色合金，2011，(11)：1077~1078.
- 54 王仁裕，等. 开元天宝遗事十种[M]. 丁如明，辑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73.
- 55 陆游. 老学庵笔记[M]. 卷5. 北京：中华书局，1979. 64.
- 56 王汝涛. 类说校注[M]. 卷9.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285.
- 57 三曹集[M]. 张溥，辑评. 宋校永，校点. 长沙：岳麓书社，1992. 254.
- 58 罗桂环. 宋代的“鸟兽草木”之学[J]. 自然科学史研究，2001，20(2)：151~162.
- 59 廖立. 岑嘉州诗笺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363.
- 60 杜浩. 唐代文学中酒文化的传播研究[D]. 保定：河北大学，2017. 130.
- 61 薛爱华. 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M]. 吴玉贵，译. 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 478, 698.
- 62 石声汉. 农政全书校注[M]. 中册. 卷38.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060.
- 63 刘静. 周密研究[D]. 成都：四川大学，2005. 95~104, 106.
- 64 田汝成. 西湖游览志[M]. 卷13.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 171.

Reanalysis of the Origin of *Cera Chinensis* Utilization in China

YANG Kai

(College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3, China)

Abstract It is easy to confuse *cera chinensis* and white beeswax in sources, because both of them were called “white wax” by ancient people, causing some confusion for later generations. Zou Shuwen systematically studied the origin of *cera chinensis* utilization in China, and traced it back to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challenging the traditional opinion of Zhou Mi and Li Shizhen. However, through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white wax”, and consideration of other evidence, we found tha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with Zou Shuwen’s conclusions. Strictly speaking, without the emergence of new strong evidence, the origin of *cera chinensis* utilization in China should still be in the period betwee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Keywords *cera chinensis*, beeswax, origin